

心香一瓣

# 洁白的马蹄莲

□复达

我喜爱马蹄莲,是因为它的挺拔雅致,高雅纯洁。

我家的庭院里有几株马蹄莲,种植在一只白色蓝纹的瓷盆里。马蹄莲的枝茎有点细长,下半部分绿油油,往上渐渐嫩白,像身材高挑的美人,亭亭玉立的样子。深绿色的叶片向外飘逸,呈箭头状,大而宽阔,犹如一艘艘绿色的小舟,轻盈地漂浮在花盆上空。其顶端分成两杈,像一把微微张开的剪刀,甚是别致。这样的叶子宛如翠绿的盾牌守护着娇嫩的梦想,为马蹄莲增添了一种优雅的氛围,让人感到尤为舒心。几枚佛焰苞犹如一座华丽的微雕作品,光滑而柔和,赋予着一种丝绸般的质感。已开的花朵呈漏斗状,由一个大而宽松的花萼包裹着花蕊。花瓣上仿佛有一层细细的绒毛,如婴儿嫩嫩的脸蛋,白得像天上的一朵白云,又若仙子的羽翼轻盈而飘逸。花蕊便如从花瓣中冒出来,像一个精巧的蛋卷。这种独特的形状使马蹄莲在花海中独树一帜。凑近花朵,一股淡淡的幽雅的清香扑鼻而至,沁人心脾。这般独特的形状、洁白的色彩和修长的花瓣,都展现了马蹄莲那淡墨清丽中所蕴含的纯洁与高贵,真可谓“素花多蒙别艳欺,此花真合在瑶池”。

马蹄莲翠绿的花茎上缀以洁白的花苞,宛如马蹄,我猜想它是就此得名的吧。据说,其形状又颇似观世音端坐在圣洁的莲座上,故又名观音莲。其叶子形似水生植物慈姑,也像芋头的叶子,它喜生长在野外温暖湿润的环境中,所以又名慈姑花、野芋、海芋等。

辛弃疾在《清玉案·元夕》中写:“沉水马蹄莲,清晨望胶洁。”晨露中的马蹄莲好似在轻颤一般,仿佛有着说不尽的故事要向世界诉说。错落有致花朵,纯白的花瓣,在绿叶的映衬中,显得更为娇丽优雅,散发着一一种纯



AI制图

净清新的气息。当阳光洒在花朵上,照亮了它们的璀璨美丽时,我忽然感到,这马蹄莲仿佛在告诉人们,美好从不缺席。

的确,马蹄莲所展示出的简洁流畅的线条美,以及令人惊叹的形态和色彩,就如同精致的艺术品,谁会不喜欢呢?马蹄莲的姿态自有一种优雅的韵律感,仿佛它不仅是植物王国的一员,更是一位舞动于风中的诗人。也难怪它闻名于世,成为了无数艺术作品中的宠儿。

我更喜爱马蹄莲所释放出来的灵韵,带给我的是一种超脱凡尘的体悟。它就像女孩子羞怯时提起白色的裙裾,缓缓低头,抚弄春

来之初的青绿泉水,一副清纯脱俗的样子。它不肆意张扬,却总希望自己能多一分特别;更俨如一位高洁的雅士,不与群芳争艳,静静地笑看世间。渐渐地,我不禁沉醉于它的美丽与高洁之中。它让我明白,人生也应如马蹄莲那般,在这喧嚣的世界中,要保持一份淡泊与宁静,不为世俗所扰,坚守住自己的内心。

每年到十一月时,马蹄莲的枝叶开始逐渐枯萎。妻就将它们一一剪裁,只留寸把长的枝干。我不知它们的地下根茎能不能越冬,妻也就试一试吧。令我们欣慰的是,翌年春天,马蹄莲皆抽出了嫩嫩的枝丫,绿油油一片,不由不使我们对它开出修长而优雅的花朵充满

海边人家

## 习惯等待,静待花开

□薛晓波

站在渔港边,常会看见渔民们静立船头的身影。他们等待潮起,等待鱼汛,等待渔网出水时的沉甸甸——这份刻在渔民骨子里的等待,不是消极的守望,而是与自然相契的智慧,是藏在时光里的修行。人生亦然,从稚童盼着长大,到青年追寻理想,再到暮年回望岁月,我们终其一生都在与“等待”相伴。它有时像晨雾,朦胧得让人焦灼;有时又像潮汐,虽会迟到,终会奔涌而来。

等待的滋味,从来都复杂难言。它藏在中考放榜前父母反复刷新的网页里,藏在高考查分瞬间紧握的手机上,也藏在求职面试后彻夜难眠的辗转中。那些关乎前途的“大等待”,总让人心神不宁,甚至催生出些“无用功”——家长四处打探分数线,考生反复核对答题卡,看似主动出击,实则是被焦虑裹挟的慌乱。而生活里的“小等待”同样磨人:公交车站的翘首以盼,快递物流的日日查询,餐厅里迟迟不上的菜肴,都可能让好脾气瞬间崩塌。有人在这份煎熬里乱了方寸,像握不住渔网的新手,越是急着收网,越容易让鱼儿溜走;有人却能沉住气,如经验丰富的船老大,任凭风浪起,稳坐钓鱼台,终能等到收获的时刻。

真正的等待,从不是坐以待毙的消极,而

是藏着主动的坚守。就像舟山的渔民,休渔期里从不会空等鱼汛,他们会修补渔网、检修渔船、学习新的捕捞技术,为开渔做好万全准备。生活中的困境亦是如此,恐慌与抱怨解决不了问题,唯有在等待中积蓄力量,才能在机会来临时牢牢抓住。

装修新房时,我便在一场“连环等待”里读懂了这个道理。通过平台定制的水门即将到工期,中间商却突然失联,装修公司的催单电话像海浪般接踵而至。好不容易联系上生产商,对方坚持“款到发货”,望着聊天记录里冰冷的文字,我心里直打鼓——万一付了款收不到货,前期的投入都将打水漂。但事已至此,与其焦灼犹豫,不如主动核实:我查遍生产商的资质,联系上他们往期的客户,甚至视频连线确认了仓库里的水门实物,最终咬牙完成了付款。

可考验并未就此结束。付款后三天,发货单迟迟未到,我脑海里闪过无数“被骗”的念头,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第四天清晨,终于收到发货通知,却发现收货地址和联系人信息全错了——原来生产商的客服输错了数据。货要自提,不仅要额外花运费,还得协调工人搬运,又是一堆麻烦事。我压下心头的火

气,先给物流客服发去详细的更正信息,再主动联系水门生产商明确责任,最后跟装修公司说明情况调整工期。一番沟通下来,加了部分运费后,物流终于同意送货上门。

本以为能顺利装门,又发现一根白色封边条发错了型号,门无法精准安装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曾读过的《等待三天》,文章里说,遇到糟心的事,不妨给自己三天时间,很多问题会在沉淀中找到解法。我先让安装师傅测量好所需封边条的规格,再联系生产商加急补发,当最后一根封边条顺利送达,水门稳稳安装到位时,才得以心安。

这样的“等待哲学”,也藏在我家院子的改造里。我一心想打造出融合苏式园林韵味与长峙“桃源里”雅致的小天地,却连石板路该铺成曲线还是直线都拿不定主意。焦虑了几天,我索性不再急着动工,趁着周末去朱家尖的民宿借鉴庭院设计,去长峙岛桃源里实地取景,把喜欢的样式拍下来,并自学相关传统建筑文化,混乱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。院子的设计里,我藏了些自己的心思:入户处遵循“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”的传统理念,从院外草坪到院门特意铺了九块石板,取“十全九美”的意涵;院门外种上芭蕉

与石榴,芭蕉听雨有雅趣,石榴结果兆吉祥。可动工后,苏式院门的打造就卡了壳——舟山本地的工匠鲜有做这种工艺的,专程请苏州工人过来,又因工程量大小不划算。纠结许久,终于通过朋友拿到了参考设计图,再结合自家院子的格局反复修改,自己既当设计师又当监工,一点点调整细节,院门总算渐渐成形。这个过程虽周折,却让我越发明白,等待不是熬时间,而是在解决问题中一步步靠近目标。

人生就像一艘航行在大海里的船,难免会遇到风浪,难免要在迷雾中等待航向。那些看似漫长的等待,其实都是时光的馈赠——它让我们在焦虑中学会冷静,在困境中学会思考,在不确定中学会坚守。就像渔民等待每一次潮起,等待每一季丰收,我们也在等待中慢慢成长,慢慢靠近梦想。

不必怕等待的漫长,不必慌前路的迷茫。把心沉下来,做好该做的事,守好该守的念,就像等待一场海上的日出,只要方向没错,终会看见霞光冲破云层的那一刻。习惯等待,不是向命运妥协,而是与生活温柔相拥——毕竟,所有美好的事物,都值得等多等一会儿。

屋檐下

## 慌什么

□秦钦儿

一只鸟“嗖”地射进来,落进刚出苗的萝卜菜筐——这是位“不速之客”。

这位“不速之客”披一身灰羽毛,颈上点缀一圈白点,有些像鸽子。这露台菜园可是我的,随随便便闯入,还打算顺点啥,礼貌么?它并未发现躺椅上晒太阳的我,我半眯着眼,一动不动瞅着它。它忽然反应过来,扑棱一下慌然退至栏杆之外,偏起脑袋,与我隔栏对视。此刻,我俩静静揣摩着对方。

这大白天明目张胆“偷”菜的,原来是珠颈斑鸠。前日来了一只啄点,今日这位胆子更肥,见我不撵,竟“咕咕”两声,在我眼皮底下呼朋引伴,又来了一对。你们眼里还有“王法”吗?恼是假的。几片菜叶而已,给谁吃不是吃?反正我种菜又不是为了吃。我甚至在栏杆上撒一些剩饭、馒头渣,置一盆清水,让路过的鸟儿们吃饱喝足,才有力气飞到更南的南方过冬。

蜗牛被菜苗养得肥壮,大概也早已将这菜园当成了它们自己的家园,早晚都要背着壳出来散散步,不紧不慢,优哉游哉,身后拖出

一条银亮的黏液小径。种子站的老板向我极力推荐一款蓝色颗粒药,说是专治蜗牛的。只要在菜箱周围撒一圈,这些蓝色颗粒就会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,类似于令蜗牛们敏感的信息素,吸引它们靠近,蜗牛只要碰到就会慢慢脱水而亡。我买了一包,却在角落搁置很久。

分享令人快乐,我才不在乎损失几片菜叶。刚被鸟儿和蜗牛们啄咬得千疮百孔的菜苗,很快又长出新的叶片。新叶鲜嫩多汁,旋即被吃掉,吃了又长——这些青菜、水萝卜、红菜薹们为了存活下去,脚足了劲生长,这是生物之间的一场无声的比赛。

种子站里什么种子都有。老板说,现在哪有什么季节不季节的?人想吃哪样,就能买到啥。大棚里冬天种西瓜,春天种冬瓜,都长得好好的。是啊,以前农事跟着节令走,农民的春耕秋收全听老天爷安排。现在农业经济撑着季节跑,物以稀为贵,反季的瓜果蔬菜能卖个好价。同事说,这青菜萝卜十块钱买一大兜,你就不能种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吗?话

不是这么说的,我种菜为的是乐趣,晒晒朋友圈、写写观察日记。

搞不清各种蔬菜的播种季节,我因此常常要请教本地的老农。夏天已过去,我才慌慌张张撒下一把苋菜籽,结果它们刚出苗,也跟着慌慌张张地结了籽——秋天到了。翻遍菜箱的土,浇透水,准备新一轮播种。各类土壤生物被刨出,蚯蚓、屎壳郎、线虫、甲虫、千足虫,最多的还是蜗牛——都是地里的居民。

鸟儿和蜗牛还算识趣,它们总会口下留情,为我留些收成。萝卜种子撒得密了,隔三岔五拔点嫩秧来下面条,带点幽幽的苦,味道很特别。扦插在阳台花盆里的枸杞苗,指节长的一截,没怎么管理,时不时能掐一把枸杞嫩尖凉拌。枸杞抗旱又耐寒,两年时间竟长成了小树,还开出了花儿,枸杞花是紫色的。欣然“开放”的还有几只蘑菇菌包,早上出门前,菌包的顶尖冒出来一些牙签棒大小的菌芽,看样子要出菇了。索性剪掉菌包外膜,竖立安放,给它们足够自由的生长空间。晚上到家,蘑菇已迫不及待地全部开伞。将这些开伞的

蘑菇一朵一朵剪下来,撕成条,打个蛋花蘑菇汤,没有比这更鲜美的了。瞧瞧红菜薹们吧,时令未至,有一棵苗已经抽薹了,从叶片簇拥的菜心中间举起一枝红秆秆,顶起两朵傲娇的小黄花。我有点手痒,想掐来插进玻璃瓶里,又不忍心。

意外的是,蔬菜有时候也能种成花卉盆景。有一天,朋友跑来参观我的小菜园,问我怎么能把文竹养得这么好。我也诧异,哪里养了什么文竹?她一指,原来是几株牵了藤的芦笋爬上了栏杆,一片绿意,像是轻盈的云,又像是朦胧的梦。芦笋怎会长成这样?不应该是手指粗一根一根的吗?大概芦笋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吧。去年冬天埋下的芦笋根,到今年冬天也掐不成一盘,索性任其自由发挥。我有的是耐心,反正又不与谁比赛抢时间。欣赏这样一片生机葱茏的绿意也不错吧吗?

看植物肆意生长,看蚂蚁虫子奔忙,多像上帝眼中的我们。这样的周末,是一个人的慢时光。日子就该用来慢慢过,细细品。慌什么呢?